

张永强,高延雷,王刚毅.工商资本与土地置换下的土地流转分析——基于成本-收益理论模型[J].江苏农业科学,2017,45(2):285-288.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7.02.079

工商资本与土地置换下的土地流转分析 ——基于成本-收益理论模型

张永强,高延雷,王刚毅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30)

摘要:研究商业资本与土地两要素置换机制、置换特点以及置换效益,按照成本-收益理论框架,分析要素置换下土地流转主体成本、收益构成及其关键影响因素并给出结论与策略。结果表明,农业产业结构的变更、置换主体间效应的被动转移、置换过程的非可逆是资本土地置换模式下土地流转的 3 个典型特点。通过要素置换系统的成本收益分析结果,商业资本经营农地的比较收益、农户从事非农劳动的比较收益、政府扶持制度以及流转交易费用是流转主体与社会收益的关键影响因素。笔者以规范土地流转、提高流转主体与社会收益为目的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要素置换;土地流转;商业资本;农户;成本-收益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7)02-0285-04

土地流转是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打破农地户耕户营小农制度,促使农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的重要实现方式。商业资本顺势而为进入农业,激发了农业生产活力,成为促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催化剂。2014 年 1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提出: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放活土地经营权,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至 2014 年 6 月底,流入企业承包地面积已达 257.65 万 hm^2 ,占耕地总面积的 28.8%,且增长率呈逐年递增趋势。商业资本进入农业,参与土地流转经营已成主流趋势。任晓娜等认为,工商资本进入土地市场,在带来资金支持的同时会产生新问题^[1]。因此,进一步研究商业资本以置换方式进行的土地流转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笔者以置换反应为启发,借助商业资本参与下的土地流转模式与置换反应的相似相通之处,构建了商业资本与土地要素置换的理论框架,研究置换机制、特点及效应。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分析了要素置换下土地流转模式的关键影响因素,并以提高土地流转收益为目的提出对策建议。

1 商业资本与土地要素置换内涵概述

1.1 要素置换机制分析

以置换反应为启发,仅仅是利用土地流转与置换二者间

相似相通之处,构建了要素置换理论进行经济问题的研究。因此,笔者针对特殊的研究对象,对要素置换作如下定义:在某一经济活动中,伴随一种生产要素的进入会有另一种生产要素的流出,即实现了要素之间的置换。而商业资本参与下的土地流转,可描述为资本进入农业领域,通过与农户或者中介组织协商谈判交易,获得土地经营权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资本置换出农户手中零散经营的土地,是资本对土地的置换。

我们用方程式 $AB + C \xrightarrow{\text{催化剂}} A + BC$ 来表示某个经济活

动中要素置换过程,即在某一经济活动中,要素 C 置换出要素 A 的过程。将其具体化为资本对土地的置换,则 AB 为传统土地经营制度下单一农户的封闭、小规模经营模式,此时农户与土地的活化性都比较低,产出能力受到较大制约;C 为参与土地置换的商业资本;A 为被资本置换出的土地;BC 为置换效应所引发的劳动力转移、城镇化建设以及新型农民队伍等一系列经济结构变更等问题,同时,这也是失地农户的衍生经济形态,在此不对其做详细研究;方程式中的催化剂则表示对土地流转有正向或负向作用的外界影响因素,包括政策、利益、市场等。土地作为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也具有经济物品与商品特征^[2],也就是说土地具备了市场交易的属性。资本的逐利性,在比较收益的驱使下,商业资本选择农户或者土地流转中介组织进行沟通协商实现土地的流转集聚,即完成了资本与土地的置换(图 1)。

收稿日期:2015-11-14

基金项目:国家软科学项目(编号:2014GXSD017)。

作者简介:张永强(1971—),男,内蒙古包头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农业经济管理、农产品市场营销研究。E-mail:zyqlss@126.com。

通信作者:高延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

E-mail:yanleigao@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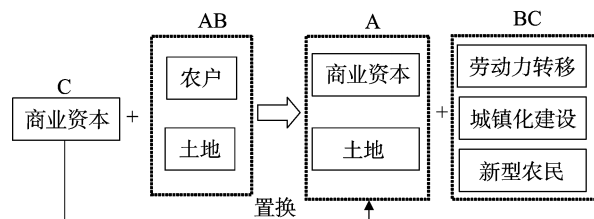


图1 资本土地置换过程

1.2 要素置换模式的土地流转特点分析

1.2.1 农业产业结构的变更 土地经营制度方面。土地流转事实上是进行制度改进以获取更多收益的过程^[3]。在资本土地要素置换过程中,以封闭自我发展的传统农业模式被商业资本打破。商业资本的参与干涉,一方面是土地的集中与规模化、标准化经营,实现横向规模扩大;再者是技术、信息、资金以及人才等要素的综合投入,可有效延长产业链,实现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与商业资本的结合使农业生产经营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延展形成增值潜力^[4],打破农业发展缓慢的怪圈。又由于商业资本所特有的要素连带效应^[5],可促使农业产业结构由单一型向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土地经营制度与经济格局将会发生改变。

农户角色性质方面。对于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来说,失去土地经营权已成必然,这也意味着其角色的转变:或留在已流转的土地上成为资本的雇佣工人,或离开土地从事城市的纯工商业劳动,即转变为新型农民^[6]。换句话说土地流转推动了农业劳动力的角色转变与空间转移,促使农民快速发生分层和分化^[7],亦即资本土地置换下的土地流转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建设,造成农村社会结构和空间格局的改变。在此过程中,农户逐步经历了从全职农户→一兼农户→二兼农户→市民的质变过程,新型农民顺势产生。

土地权属关系方面。从土地权属关系来看,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除所有权外,承包权与经营权往往统一于农户,户包户营户收的生产模式一直延续,但这种模式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耕地细碎化、地块零散分割、农户经营规模过小等问题。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家庭承包制度优势逐渐释放完毕,更多的是成为制约农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7]。商业资本的介入成为农地流转的触动因子,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土地成功走向市场,有利于实现土地的最优配置(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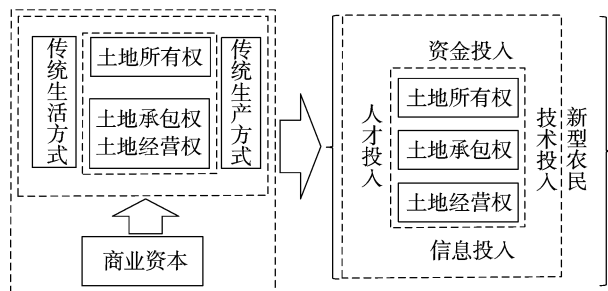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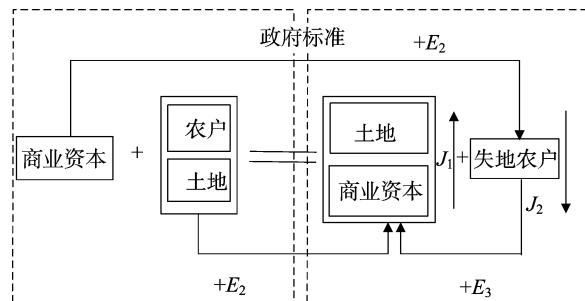


图2 农业产业结构变更

1.2.2 置换主体间的效应被动转移 大规模的土地流转有利于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但也在流转主体间产生了诸多纠纷和矛盾。在资本土地置换下的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两种守恒:社会守恒与效应守恒。社会守恒是指政府作为资本土地置换运动的外界协调组织者^[8],应把握几项守恒标准:流转的土地禁止改变农地初始用途;必须保障粮食安全;必须保障生态环境;必须保障社会稳定;必须保障农民利益;必须保障1.2亿hm²耕地红线权威。在资本土地的置换过程中,政府会凭借以上标准严格约束商业资本和农户行为,规范要素置换过程,遵循社会守恒,这种社会守恒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维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效应守恒是指在商业资本与土地置换下的土地流转系统中,一方效应下降而另一方效应提升,而系统效应维持不变的过程。在此效应守恒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情况进行论述,不存在绝对性。商业资本与农户作为置换过程的参与主体,由于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对等、实力不相称等因素的存在^[9],虽然存在效应的增值,但在资本的干扰下也存在效应的定向被动转移,即商业资本利用逆向选择侵占农户应得效应,造成系统内效应守恒。这种效应守恒是现实存在但却是对农户极为不公平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农户效应单向转移给商业资本(E_3),损害农户土地权益(图3)。



图中“失地农户”代表置换效应的衍生形态

图3 置换主体间效应被动转移

资本土地置换下的土地流转,效应守恒可表示为: $E_c + E_f + E_1 + E_2 = E_d + E_e + E_3$ 。

E_1 :商业资本给予农户效应增量; E_2 :土地给予商业资本的效应增量; E_3 :农户向商业资本被动转移效应增量(效应守恒关键); E_c :商业资本未参与农地流转时的效应; E_f :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的初始效应,其包含2部分内容(一是从事土地经营,二是农户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 E_d :资本土地置换后,商业资本获得效应; E_e :农户失去土地经营权后效应(指农户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获得的收益)。箭头 J_1 :商业资本效应的上升; J_2 :农户效应的下降。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商业资本与农户信息不对称以及权力地位不对等问题存在,商业资本运用信息与优势剥夺农户的土地权益。直接结果是在社会总效应不变的条件下,造成效应系统内部置换主体间的定向转移(图3 E_1 、 E_2 、 E_3),商业资本效应提升与农户效应下降,出现逆向选择或商业资本替代、排斥农户现象。

1.2.3 要素置换过程的非可逆 商业资本通过和农户进行土地的置换,获取土地经营权,以经营者的身份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与农户建立以要素契约为纽带的交易关系^[10]。从现实情况来看,商业资本利用土地的方式有3种途径:一是将农地直接导向二三产业,走与农业生产相悖的“非农化”或“非粮化”道路,对于商业资本来说该种土地使用途径的效益最高;二是对农地采取“圈而不用”的方式^[11],单纯套取政府项目扶持补贴,造成土地闲置浪费,扰乱土地市场秩序,这种途径不存在土地的生产性收益;三是延续农地基本用途,通过延伸产业链、扩大生产规模,以规模化和标准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12],该途径土地的生产性收益相对较低。

途径1(T_1)与途径2(T_2):土地原有属性发生改变,造成商业资本与农户劳动性质的对立,即一方利用置换的土地从事非农生产,而农户依然为纯农业劳动。一旦失去土地经营

权,由于附着在土地上的工作性质发生改变,农民的返农退路被切断^[13],在遭到商业资本替代排斥的情况下,农户被逼上城镇,或从事纯工业劳动,造成资本和土地置换的不可逆。

途径 3 (T_3): 商业资本与农户同时从事农业生产,二者角色趋于同质^[14],市场经济属性同质便意味着相互之间必定存有竞争。但由于主体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实力、权利相差悬殊等问题,相互之间竞争的不公平已成必然。相比较来说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会更低,农户逐步被商业资本所替代,被迫放弃对土地的经营(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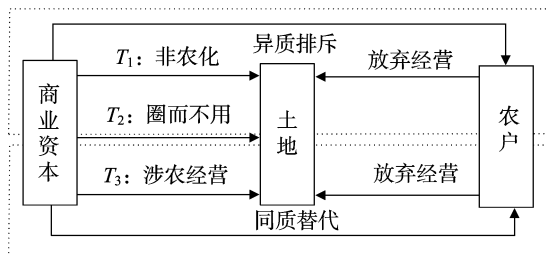


图4 要素置换过程的非可逆

1.3 商业资本与土地要素置换效益阐述

商业资本与土地要素置换下的土地流转产生的效益可分为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直接效益包含从横向维度的土地流转集聚带来的规模效益;纵向维度的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带来的附加效益;信息、技术、资金等非传统要素投入带来的有机集成效益^[15]。同样,要素置换还包含相当的负效应,例如农地的非农化、非粮化;资本与农户的不公平竞争;资本对农户的替代、排斥;农村社会的动荡^[16];粮食安全、生态环境等。间接效益包括职业农民的培养、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化建设、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削弱等。

2 要素置换主体的成本-收益分析

冯玲玲等研究认为,农地是否合理、规范地流转主要取决于流转的价格和收益^[17]。土地流转实际上就是一个土地转包方与承包方各自的成本收益博弈分析的过程,也就是说成功的土地流转必然满足二者收益大于成本的要求。如果要素置换是自发进行的,无论是对商业资本还是农户来说都是有利的。经济行为的发生是参与主体理性决策的过程^[18],因此,我们从要素置换主体的成本-收益角度作为分析切入点,在成本-收益的理论框架中对参与主体的决策行为做一个方向性的分析。

2.1 农户的成本-收益分析

对于农户来说,其经营权的转出由如下几部分构成:转出租金收益(Y_z),农户转移收入,即农户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获得的收益(Y_l)以及土地经营权转让收益(π),假设贴现率为 r ,转出土地的使用年限为 $i=1,2,3,\dots,n$ 。其中:转出租金收益(Y_z)指,农户转出农地经营权,在转包期限内获得的持续性收入^[18],它是土地租金率(r_1)与土地流转面积(Q)的函数,即 $Y_z=f(r_1,Q)$;假定土地经营权转让收益(π)只是土地流转面积(Q)的函数,即 $\pi=g(Q)$;另外,由于转移农户收入是一种机会收益,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为尽可能保证描述的准确性,特设定农户转移机会收益系数 p ($0\leq p\leq 1$)来缩小误差^[19]。则农户转出土地经营权收益的现

值(Y_1)为:

$$Y_1 = \sum_{i=1}^n \frac{f(r_1, Q) + pY_l}{(1+r)^i} + g(Q)。 \quad (1)$$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户的成本主要有与商业资本谈判交易费用(π_1);农户转出的风险成本(Y_F),即农户离开土地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机会成本与风险成本;失去土地经营权成本(Y_C),即土地流转之前农户获得的年净收益。假设贴现率为 r ,土地转出年限为 $i=1,2,3,\dots,n$,则农户的土地转出成本(C_1)为:

$$C_1 = \sum_{i=1}^n \frac{Y_F}{(1+r)^i} + \sum_{i=1}^n \frac{Y_C}{(1+r)^i} + \pi_1。 \quad (2)$$

通过对农户成本-收益的分析,得出农户净收益(ΔY_1)为:

$$\Delta Y_1 = Y_1 - C_1 = \sum_{i=1}^n \frac{f(r_1, Q) + pY_l}{(1+r)^i} + g(Q) - \left(\sum_{i=1}^n \frac{Y_F}{(1+r)^i} + \sum_{i=1}^n \frac{Y_C}{(1+r)^i} + \pi_1 \right)。 \quad (3)$$

$$\text{化简整理得出: } \Delta Y_1 = \sum_{i=1}^n \frac{f(r_1, Q) - Y_C + pY_l - Y_F}{(1+r)^i} + \pi - \pi_1。 \quad (4)$$

对公式(4)作如下分析:

若 $\Delta Y_1 > 0$,表示农户净收益增加,农户同意商业资本对土地的置换,出让土地经营权,属农户的理性行为,是土地流转的必要条件;若 $\Delta Y_1 = 0$,表示土地流转对农户的收益没有影响,不会产生土地流转的动力; $\Delta Y_1 < 0$,农户收益受到剥削,是农户的非理性决策,在没有外界影响因素干预的条件下,商业资本与农户间的土地流转不会发生。

对公式(4)作进一步分析,如果土地流转年限 $n \rightarrow \infty$,即流转年限足够长,相对于土地转让收益 π 来说 π_1 会足够小,可选择忽略不计,在此忽略了 π_1 对农户收益的影响。

令 $F=f(r_1, Q) - Y_C$ 。

最优一阶条件是 $F'(Q) = f'(Q) - Y'_C(Q) = 0$ 。 (5)

令 $G=pY_l - Y_F$ 。 (6)

等式(5)表示,在土地租金率与土地边际生产率相等时, F 达到最大值。换句话说,土地租金率、土地边际生产率成为影响土地流转的关键因素,并可借此定量算出农户收益最大化条件。

等式(6)表示,农户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收益和从事农业生产的传统收入,影响土地流转的发生。

2.2 商业资本的成本-收益分析

对于农地经营权转入方商业资本而言,其收益分为从事农业规模经营活动的直接收益(R_1)和非生产性收益(R_2)。非生产性收益是指,工商资本在参与土地流转所得到的来自政府项目扶持、社会保障以及形象资本等,未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收益。农业直接生产经营收益(R_1)由农产品价格和产量决定。农产品价格 P ,由市场供给-需求决定;产量可以表示为:流转土地面积(Q),技术投入(S),信息(T),人才(H),资本(N),社会风险水平(D)的函数,即 $f(Q, S, T, H, N, D)$ 。则商业资本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收益(Y_2)为:

$$Y_2 = \sum_{i=1}^n \left(\frac{P \cdot f(Q, S, T, H, N, D)}{(1+r)^i} \right) + R_2。 \quad (7)$$

工商资本的成本包含其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成本(C_{gl}),即包含技术、资金、信息、人才等要素在内的成本函数 $C(S, N, T, H)$;与农户、土地流转服务组织、政府谈判协商,建立交易契约,土地流转评估等所形成的交易成本(C_i);承包期内流转土地的年租金(C_z)(相当于农户的租金收益 Y_z ,即 $C_z = Y_z$);商业资本从事农业经营产生的机会成本(C_j)。则商业资本在要素置换下的土地流转成本(C_2)为:

$$C_2 = C_j + C_i + \sum_{i=1}^n \frac{C_z}{(1+r)^i} + \sum_{i=1}^n \frac{C(S, N, T, H)}{(1+r)^i} \quad (8)$$

以上成本-收益的综合分析,得出商业资本的净收益(ΔY_2)为:

$$\Delta Y_2 = Y_2 - C_2 = \sum_{i=1}^n \left(\frac{P \cdot f(Q, S, T, H, N, D)}{(1+r)^i} \right) + R_2 - \left[C_j + C_i + \sum_{i=1}^n \frac{C_z}{(1+r)^i} + \sum_{i=1}^n \frac{C(S, N, T, H)}{(1+r)^i} \right] \quad (9)$$

对等式(9)作如下分析:

若 $\Delta Y_2 > 0$,商业资本参与要素置换的存有净收益,是要素置换下土地流转发生的必要条件; $\Delta Y_2 = 0$,表明商业资本的收益没有增加,是否参与土地流转对商业资本无影响; $\Delta Y_2 < 0$,出于理性考虑,要素置换下的土地流转不会发生。

2.3 社会总收益分析

基于以上对要素置换模式的土地流转参与主体的成本-收益分析,容易得出土地流转过程的社会总收益表达式:

$$\Delta Y = \Delta Y_1 + \Delta Y_2 = \left[\sum_{i=1}^n \frac{Y_L - Y_G - Y_F}{(1+r)^i} + \sum_{i=1}^n \frac{R_1 - C_{gl}}{(1+r)^i} \right] + (\pi + R_2 - C_j) - (\pi_1 + C_i) \quad (10)$$

公式(10)中,将其分解成4个方面内容进行阐述:一是农户从事非农生产,即从事二三产业生产劳动的净收益相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的增量;二是商业资本通过要素置换下的土地流转,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所产生的净收益;三是可看成是政府、商业资本、农户的辅助作用效果;四是要素置换主体的交易费用。换句话说,作为理性人的行为决策,商业资本与土地要素置换下土地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商业资本经营农地的比较收益、农户放弃农地经营权从事其他劳动的收益增量、政府扶持制度、土地流转交易费用4个方面。

3 结论及策略选择

笔者从要素置换的角度分析了一种典型的土地流转方式,从成本-收益角度研究了土地流转的可行性,得出如下结论:(1)农业产业结构的变更、置换主体间效应的被动转移以及置换过程的非可逆是要素置换模式的土地流转的3个典型特点。(2)商业资本经营农地的比较收益、农户从事非农劳动的比较收益、政府扶持制度、流转交易费用是要素置换下土地流转的关键影响因素。

针对影响因素以规范土地流转、提高土地流转收益为目的,提出以下策略:(1)积极培育土地流转服务组织(政府授权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效监督土地属性变更,确保农地农用;增强农户组织化程度,转变被动局面;降低土地流转信息搜寻、发布、协商、监督成本。(2)加强收益评估员队伍建设。收益评估可缓解信息不对称,有效打破效应被动转

移;降低土地流转主体间的评估、契约成本。(3)围绕提高商业资本经营农地收益,确定土地适度规模,达到规模收益最大化;合理协调信息、技术、资金投入比例,避免边际收益递减;聚集种田能手、专业农民,坚持农户农用。(4)围绕农户弃农收入,加强农民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就业素质,提高第二三产业岗位适应能力;倾向城镇第二三产业建设,拓宽农户转移渠道;完善社会服务保障体系,稳定农户从事非农劳动的福利保障;(5)政府角度,完善政策措施,严格规范扶持补贴制度;减小政府干预力度,放活农村土地市场。

参考文献:

- [1]任晓娜,孟庆国.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土地市场的机制和问题研究——安徽省大岗村土地流转模式的调查[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5(5):53-60.
- [2]曾超群.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10.
- [3]贺振华.农村土地流转的效率:现实与理论[J].上海经济研究,2003(3):11-17.
- [4]周敏,雷国平,李菁.资本下乡、产权演化与农地流转冲突[J].中国土地科学,2015,29(8):55-62.
- [5]曹建华,王红英,黄小梅.农村土地流转的供求意愿及其流转效率的评价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07,21(5):54-60.
- [6]鹿梅.完善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土地流转的机制研究——以湖北省为例[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23(4):96-98.
- [7]包宗顺,徐志明,高珊,等.农村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以江苏省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9(4):23-30,47.
- [8]陈海磊,史清华,顾海英.农户土地流转是有效率的吗?——以山西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14(7):61-71,96.
- [9]宋茂华.工商资本主导下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利益分配研究[J].荆楚学刊,2013,14(1):21-24.
- [10]石冬梅,王健,许月明,等.农村土地流转主体的成本-收益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3(3):211-213.
- [11]黄延信,张海阳,李伟毅,等.农村土地流转状况调查与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11(5):4-9.
- [12]贾晋,艾进,王珏.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的路径选择:一个分析框架[J].经济问题探索,2009(12):164-168.
- [13]钟晓兰,李江涛,冯艳芬,等.农户认知视角下广东省农村土地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研究[J].资源科学,2013,35(10):2082-2093.
- [14]涂圣伟.社会资本与现代农业发展研究综述[J].区域经济评论,2014(1):117-123.
- [15]孙翔翔,刘远凤.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热的理性思考[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4,35(1):43-47.
- [16]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合法转让权是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基础——成都市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调查研究[J].国际经济评论,2012(2):127-139.
- [17]冯玲玲,邱道持,赵亚萍,等.农地流转中二维主体的博弈研究——以重庆市璧山县为例[J].农村经济,2008(11):18-21.
- [18]柯水发,李周,赵铁珍.农户林地使用权流转的成本收益分析及流转策略[J].农业经济问题,2011(5):71-77.
- [19]韩松.新农村建设中土地流转的现实问题及其对策[J].中国法学,2012(1):19-32.